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十

雜篇漁父第三十一

肅齋林

希逸

疏云細黑也林鬱茂蔽日陰
沉布條如帷幕故謂細帷壇
澤中之高處也其處多杏故
謂之杏壇
文粹交俱也
篇云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
曰原

孔子遊乎細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
子讀書孔子弦歌鼓琴奏曲未半有漁父
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
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
終而招子貢子路二人俱對客揖孔子曰

齊等也許慎云齊等之民也
如庫云齊民猶平民也

彼何爲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
族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
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
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王下以化於
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
有土之君與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
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
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

於道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
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澤畔方將杖屨而引
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
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
緒言而去丘不肖未知所謂竊待於下風
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
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
學以至於今六十九歲矣無所得聞至教

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聲相應固天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羨也四者離位而亂莫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羨不有爵祿不持

大夫之憂也廷無忠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太臣職事之官而擅飾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

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愬莫之顧
而進之謂之佞和意導言謂之諂不擇是非
而言謂之諛好言人之惡謂之譏析交離親
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之慝不擇
善否兩容顏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
疵者外以亂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
不臣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
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侵入自用謂之

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已
則可不同於已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
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始可教也

也偷袂揚袂也選人倫者揀選其理以教
人也行言者不以告子貢子路而夫行且言
也遠哉其分於道者言其離於道遠也繫
船也反走退行數步而後進也緒言微
言也謂其略言而未盡也卒相在者言終
以教助其也同類相從同聲相應者言此
理人人同得之也釋吾之所所有者言釋去
吾所有之道也經子之所所以者條陳世入
之所宜知也釋放下不說也經條陳也四
者自正各任其職也四者離位相侵其事

詩經

卷之三 感也 覆載持也

也一官各治其一職人人各憂其所事憂思也詩曰職思其憂是也乃無所陵乃不相陵奪也微賦不屬不屬不繼也功美不有無功也不持不能持守也春秋後倫朝觀失序也天子有司天子之公卿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愆非已事而強為之自舉攬也莫之顧而進之不使之言而強進其言逞口才也佞口才也析離生人之交親賊害之也稱譽詐僞者譽其所不當譽私為欺詐也敗惡猶毀辱也毀其所不當毀也毀譽出於私意為姦而巳矣慝姦也以顏色投人之好曰顏適無善無惡皆欲其悅已故曰兩容揣入意之所欲而潛引拔之長其惡也此險人也八疵者言人者皆大疵病君子不友者君子不當與之友也明君不臣者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好經大事

愀然疏云慙諫見

荀子解蔽篇憂首之南有人曰消蜀梁其為人愚以善畏明月而宵行僂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懸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

喜經理國家大事也紛更變異以易其常法自欲高立功名挂高也叨忝也專用其私智獨擅其事任侵人之權而奪於自用貪者也狠狠戾而不受諫也他人雖有善以其不同已亦以為不善自矜誇也此四者人之大患也能去此疵患方可學道故曰始可教也凡此皆子處入世所宜用者故曰子之所以以者用以自檢點也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

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
自以爲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
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
義之間察同異之際觀動靜之變適受與
之度理好惡之情和喜怒之飾而幾於不免
矣謹修而身慎守其真還以物與人則無
所累矣今不修之身而求之人不亦外乎
不知所失者言不知何過也四謗魯衛宋
陳蔡四辱也處陰處靜道之喻也審仁義

之間辨說仁義不同之理也同異際是非
之分也動靜之變隨時之宜也受與之度
辭受之節也好惡之情喜怒之飾講明情
性之理也漁父之意謂夫子之爲此者爲
入而非爲已所以不免於四謗若脩其身
而守其本真自然之道而無物我之對則
無所累矣還以物與人者言以外物還之
於人而一歸之自然則物我不對立也今
不求之於身而汲汲於爲孔子愀然曰請
入是務外而不務內也
問何謂真客曰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
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
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

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
者神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於人理
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
處喪則悲哀忠貞以功為主飲酒以樂為
主處喪以哀為主事親以適為主功成之
美無一其迹矣事親以適不論所以矣飲
酒以樂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無間其禮
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

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
於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於人不知
貴真祿祿而受變於俗故不足惜哉子之
早湛於人偽而晚聞大道也不精不誠不
能動人即至
誠感神之意也強哭強怒強親真悲真怒真
親此六句甚精切真在內者神動於外言有
諸中必形諸外神動者精神感動於外也
事親以適者適親意也功成之美無一其
迹者功成而不有無一事而有其迹也不
選其具者不擇其味也無間其禮與其易
也寧戚也禮者文飾於外故曰世俗之所
為真者天命自然之理也法天貴真而不

文粹云願先生不以教不肖
爲耻此我於弟子之列而教
之

拘於俗者不以非俗之所好爲抱憾也
於人者憂不與人合也
不知天爵之貴故曰不知貴
真以世俗之祿爲祿而甘爲流俗所化故曰祿祿而受變於俗如此之人
但見其不足言足言常慊然也
孔子又再拜而起曰今者丘得遇也若天幸然先生
不羞而比之服役而身教之敢問舍所在
請因受業而卒學
大道客曰吾聞之可與
往者與之至於妙道不可與往者不知其
道慎勿與之身乃無咎
子勉之吾去子矣

吾去子矣乃刺船而去
延緣葦間顏淵還車
子路授綏孔子不顧待水波定不聞桴音而
後敢乘子路傍車而問曰由得爲役久矣未
嘗見夫子遇人如此其威也
萬乘之主千乘之君見夫子未嘗不分庭伉禮
夫子猶有倨傲之容
今漁父杖桴逆立而夫子曲要
磬折再拜而應得無大甚乎
門人皆怪夫子矣
漁父何以得此乎
孔子伏軾而嘆曰

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
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汝夫遇長不敬
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
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
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
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
者生爲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
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

敢不敬乎

比之服役言比之弟子也舍所

舟汎岸而去也此四字畫筆也水波定舟
去遠也如此其威者言如此其敬畏之也
逆立對面立也拜而應若手揖曰拜也湛
於禮義有間者言汝浸潤於禮義之學亦
有時矣彼非至人不能下人者彼漁父若
非至人豈能使入如此降下而尊敬之也
下人不精不得其真者推誠自屈以求敬
於人庶幾可聞真實之誨也此一句乃爲
學之本故長傷身者言不如此則無益於
身而有損也萬物之死生皆在一道之中
漁父有道者也吾尊其道所以敬之自
讓王以下四篇其文不類莊子所作讓王
篇中猶有二三段漁父篇亦自好處盜跖
篇比之說劍又疎直矣據盜跖篇今謂等

相曰戰國之時未有稱宰相者此爲後人私撰明甚前漢藝文志莊子五十二篇其篇數與今不同唐書只四十卷卽今行于世者不知所謂五十二篇者更有讓王說劍之類乎抑猶有莊子所作而不傳者乎

雜篇列御寇第三十二

列御寇之齊中道而反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曰惡乎驚曰吾嘗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形謀

成光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整其所患夫漿人特爲食羹之貨多餘之贏其爲利也薄其爲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於萬乘之主平身勞於國而知盡於事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汝處已人將保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願立有間不言而出賓

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跣而走暨乎門曰
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
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而
汝不能使人無保汝也而焉用之感豫出異
也必且有感搖而本性又無謂也與汝遊
者又莫與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莫覺
莫悟何相訛也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
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虛而

遨遊者也

奚方而反言在何處而回也食
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其人歌已
不待買而饋之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此聖
門之言內誠不解誠積於中而未化也解
化也譏動也形謀形容舉動也成光者有
光儀也即積中發外之意而此以為有迹
之學外鎮人心者鎮服也言我未能無迹
故人得而見之所以心服而敬我也趙州
曰老僧修行無力為鬼神覷破即此意也
貴者老者則人所敬我今非老非貴其人
反輕彼而敬我言敬已在於貴老之上也
整聚也積也此等事積而久之必成患害
言名迹愈露則不能逃當世之患也多餘
之贏言其求利惟欲多欲有餘而已贏利也
世之有力量者則能輕重人賣漿微者也
初無權力可以輕重人也而能敬我如此

况爲君者身左勞而智已竭必將求我而用使我効其成功此所謂整其所患也効獻也督人喜之故曰善哉觀乎言汝於此具一隻眼也又曰汝止矣謂不必出游矣人將歸向字汝而辭師矣處止也已助字也保字也歸者衆而守其門也此一保字便已有不不足之意蓋督人之見又高一層也戶外之屨滿從學者衆也敦杖感之乎願豎立其杖而托之於願也感杖也賓者主賓客者也提屨而走古人坐於席必脫屨而後入急於迎督人故不及穿屨也發藥者言教誨開發而藥石之已矣休言之意我前此已言人將守汝矣汝不能使人無保汝者即所謂忘我易使人忘我難也而焉用之者言汝之所爲何以至此也人之感動而然豫於汝者必汝不能自悔使乘

異出見乎其外而致然也故曰感豫出異也汝既如此非惟形見於外者不能自隱必且感觸搖動汝之本性其於身尤無益也無謂即無益也又杜之意也與汝遊者汝之朋友也所學未至其言淺近故曰小言其言皆能爲人之毒害又無以與汝相規正者則汝終無所覺悟誰復問汝爲如何也相孰相誰何也相借問之意也凡世之人其巧者必自勞其智者必自苦唯體道自然而不用其能者則於外物無所求但飽食嬉遊而已泛乎若不繫之舟言其心無所係著也其歸結即在一虛字上虛則與太虛爲一而遊於物之初矣無能即無爲之意也

鄭人緩也呻吟裘氏之地祇三年而緩爲儒河潤九里

澤及三族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
翟十年而緩自殺其父夢之曰使而子爲
墨者予也闔胡嘗視其良既爲秋柏之實
矣夫造物者之報人也不報其人而報其
人之天彼故使彼夫人以已爲有以異於
人以賤其親齊人之井飲者相摔也故曰
今之世皆緩也自是有德者以不知也而
況有道者乎古者謂之遁天之刑

呻吟歌
詠也祇

三年恰三年也河間九里以比喻其澤及
入之廣也以其餘資使其弟從墨者而墨
之緩爲儒而弟翟爲墨學既不同遂有辯
論之異父愛其弟而助之緩怨其父而自
殺遂見夢於其父曰資給汝子以爲墨者
我之餘澤也今兄弟既爭而自殺我之墳
上松柏已成而生實矣言其死之久也良
或作壞音浪冢也闔胡嘗視其良者言何不
視吾家也闔與胡皆何也舉此專事莊子
遂從而斷之曰緩以爲使其弟學墨者我
也而不知造物之於人自有報應之理不
以人之能者爲應而以其人之所得於天
者爲應彼之學墨而能墨者是造物以其
天應之非汝以人力資給之而能也彼故
使彼上彼字造物也下彼字指其弟翟也
夫人指緩也以已爲有以異於人謂以真

學儒而澤及三族有過人也以賤其親者
怨其父也言天實使彼能墨而緩乃以爲
已能而怨其親是不知天也井泉出於自
然者也然相爭也齊人飲於自然之水
而因水相爭此水豈汝之私有邪其所見
亦與緩同今世之人皆不知天而以私意
自爭故曰今世之人皆緩也看彼故使彼
井飲以下言語便是莊子文章讓玉而下
四篇安得此語有德者且以造物爲不可
知而况得道者乎莊子之言每謂一層之
上更有二層故以有道有德爲分別遁天
遁棄其天理刑者得罪於造物也此句責
緩之也聖人安其所安不安其所不安衆人
安其所不安不安其所安莊子曰知道易

勿言難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
所以之入也古之人天而不人也自然之
理也所不安者人爲也勿言難者謂難於
忘言也知通而至於忘言則與天爲徒矣
知道而未免於言則未離於人爲猶有迹
也古之人則純乎天而不入矣之即也往也
之天之人歸於天歸於人之意朱泮漫學屠龍於支離益
單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彈
也言竭其千金之資也學雖成而無龍可
屠此意蓋自喻莊子之道廣大而未有所
施聖人以必不必故無兵衆人以必不必

之故多兵順於兵故行有求兵恃之則亡
不必者不可知者也以不必者為必即知其
其所不知也無兵無爭也衆人以不可必
之事而自為可必故多爭競也用兵爭之
大者故舉其大者言之人若順其爭競之
心則其行於世者常有求敵之意言物我
不能忘也故曰順於兵故行有求以知力
之爭而自恃則必至於亡其小夫之知不
身而後已故曰兵恃之則亡
離苞苴竿牘敵精神乎蹇淺而欲兼濟導
物太一形虛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
知太初彼至人者歸精神乎無始而甘瞑

乎無何有之鄉苞苴餽遺也竿牘往來相問勞者也此皆蹇淺不足
道之事彼小夫者故其精神以此為智而
欲兼濟天下輔導萬物以合於太一之始
無形之妙豈可得耶形虛即無形也其所
見若是則上下之宇古今往來之宙且迷
惑而不知知蓋為形迹所累而不知有太初
自然之理也惟至人則歸其精神致於無
物之始而安處乎無為之地耳水流乎無
美也瞑睡也以義睡喻安處也
形發泄乎太清悲哉乎汝為知在毫毛而
不知太寧水之流也人皆見其有形而不
也及其發泄而去也人又不知其歸於太
清也太清即太虛也此意蓋以庸人不知

事物之終始如觀水然故曰知在毫毛言其所見者小也太寧太安也即無為自然之理也悲哉乎三字在下宋人有曹商者句汝為之上嘆其見小也

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悅之益車百乘及於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

誤而可矣者文粹云但繼粟繼肉與之以供養之禮則其

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行矣困窘織屨言貧賤而自織屨也槁項黃馘言其老也項槁瘦而無肉也黃馘髮黃而被耳也座亦癰類也癰瘰在上痔疾在下醫愈下而賞愈厚也以舐痔得車鄒之言其汚辱不足貴也

魯哀公問於顏闔曰吾以仲尼為負幹國其有瘳乎曰殆哉圾乎仲尼方且飾羽為畫從事華辭以文為首忍性以視民而不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上民彼宜汝與予願與誤而可矣今使

設檜之可也。○今者今以爲
負幹。
易乾文言負者事之幹也。負
固足以幹事。
嵩高詩維申維甫維周之幹。
靡麗也。

民離實學僞非所以視民也爲後世慮不
若休之ヤシク幹ク猶賢輔也貞固足以幹事詩曰爲邦之幹貞
可得而レ賢也也坂危也殆亦危也殆哉坂乎
危之甚也畫綵色也物既加以米色而又
以羽飾之言其不飾之甚也華辭華靡之
言也以文爲言謂其所主之意不知本也
忍性矯激也視民臨民之上也不知不信
者自不知其不真實也受乎心者其心著
乎此也宰乎神者其神識以此爲主宰也
夫何足以上タリ民者言不足以長民也彼指
夫子汝指哀公也言謂彼有益於汝乎故
曰彼宜汝歟願養也言汝若以彼爲賢而
養之無益於汝必誤於汝誤而可者猶言
誤則有之也今若使國中之民皆離真實

呂註揚子曰畫人之過少夜
人之過多宵卽夜之謂爲道
未至乎光大而不免內外刑
者猶爲宵人耳
循本宵人卽小人古字通用
漢書毋適宵人是也

而學許僞非所以教民也視教示之難治也若爲後世而慮不若驟之休已也

也施於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商賈不齒雖以事齒之神者弗齒爲外刑者金與木也爲內刑者動輿過也宵人之離外刑者金木訊之離內刑者陰陽食之夫免乎外內之刑者唯真人能之

民可以不治治若有心難治也施於人而不忘有心而治者也施政也布陳也天布卽天經也有心於施政教則非天經矣譬如商賈之人爲士者必不肯與之爲齒縱因事偶然相與聚會

文選四十一司馬子長報任
少卿書云魏其大將也衣赭
衣關三木註善曰三木在項
及手足也銑曰三木謂桎械
枷也

而為齒列而其胃中之神亦有不樂之意
譬彼有為之人有道者亦不肯與之齒矣
此蓋以商賈喻仁義之學者外刑者刀鋸
三木內刑者動與過言人身之舉動過失
與刑戮同也訊鞫問也陰陽食之者有造
物之譴也食如日食之食病之也外刑下
句形下句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
知天猶有春夏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
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猥而
達有堅而縵有緩而鈇胡且反又音干故其就義若
渴者其去義若熱故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

振音箱急也疾也輕也
文選二十五劉越石重贈盧
諶詩結句云何意百鍊剛化
為繞指柔註應曰百鍊之鐵
堅剛而今可繞指自喻經殷

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
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
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
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
得矣厚貌深情言矯飾之貌未易見隱伏
之情未易測有負雖外愿而情實求
益利者有智中亦抱所長而外不似有能
者不肖不似也有柔順猥急而反達理者
縵纏繞也有似堅剛而實軟弱纏繞者詩
云昔為百鍊剛化作繞指柔縵纏繞也銑
急也有若寬緩而實褊急者此皆言人之
不可知也其就義若渴者言其進銳其去

敗而至焉也

疏云考父宋大夫也士一命
大夫再命卿三命
羅勉道曰正考父孔子十世
祖也事見春秋傳而夫指世
俗之人

義者熱者言其退速也即是進銳退速
何如此下得便奇特相去遠者易至相欺
故以遠而觀其忠近而觀其易至於衰慢
故以近而觀其敬轉煩劇者才易困故以
煩使之而觀其能見未明者對答必遲故
卒然問之觀其智期約之急易至於失信
故急與之期而觀其信臨財易至於苟得
故未之期而觀其仁此仁字與道字同
患難易至於苟免故告以危而觀其節酒
能昏人故以醉而觀其威儀則儀則也色
能惑人故以難處之而觀其自守微者驗
也以此九者而驗之則賢與不賢可見矣
此一段議論甚正乃借為孔子正考父一
之言可知非不敬孔子也

命而偃再命而僂三命而俯循牆而走孰

文粹云而夫也

掀屈音軒以手高舉也又音
欣又音迄

敢不軌如而夫者一命而呂鉅再命而於
車上僂三命而名諸父孰協唐許也僂背曲

曲也俯身伏於地也言爵愈高而身愈下
也循牆而走不敢當正路而行謙也世有
此賢者則人孰敢不以為法執法也而夫
者彼大夫也呂鉅驕矜之自也車上僂者
言輕掀也名諸父者驕其宗族呼叔伯之
名也唐堯也許許由也堯讓天下於許由
而且不受此等小人所得能幾便驕矜如
許豈知有唐堯許由之事乎協合也以我
與唐堯許由合而觀之則可見輕重
孰協者言彼又孰能合而觀之也
賊莫
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

五燈會元十三洞山良价禪師傳云末法時代人多乾慧忘要辨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曰見滲漏機不離位隨土在毒海二曰情滲漏滯在向背是處偏枯三曰語滲漏窺妙失宗按昧終始濁智流轉于此三種子宜知之

視內視而敗矣此數語於學道人分上取
又曰第二念便是此意德為德也為德而知其為德則是有心矣此最為學道者之害故曰賊莫大乎德有心於其有心之中而又有所思前籌後之意喻如心又開一
也此謂之滲漏謂之第二念以此有眼之心而視其內則千差萬別紛擾不復知有渾然者則無緣可以成道矣故曰敗不成就
為首何謂中德中德也者有以自好也而此反
其所不為者也內德有五心耳目言耳目鼻口之害不如在之心之害故曰中德為首有以自好言我有所能也此皆也

圓覺經卷二云當知菩薩不與法縛不求法脫不厭生死不受涅槃不取持戒不重久習不輕初學何以故一切覺故

謂也以我之能而謂人所不能則此心不可學道矣圓覺云不重久習不輕初學大惠云切不得道我會窮有八極達有三必他不合便是此意
形有六府美髯長大壯麗勇敢八者俱過入也因以是窮緣循偃快困畏不若入三者俱通達知惠外通勇動多怨仁義多責達生之情者僂達於知者肖達太命者隨達小命者遭窮有八極言有所恃者必至於窮達有三必言慊然不足
者有時而必達美貌美也髯有鬚也房元齡云李緯好鬚髯是也長身長也大腰圍

通鑑綱目正編卷四十一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初上以釋

爲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京師有自京師來者上問何言對曰玄齡但云李緯美髯髮上遽除洛州刺史

郭注僊然大悟解之負肖釋數也

大也壯有力也麗有華采也勇氣盛也敗志堅也此謂八極言八者皆過人必以此自恃而其終也至於窮終循柔順不得已於事之意僊快隨倒隨起之意困厄而憂畏也此三者比之他人皆不如入而必至於通達言其與世無競人必喜之也此皆并矯亢之論形有六府言人身之中有此六箇蘊蓄也府藏蓄之地也知惠一府也外通者以其知惠用於外而求達也勇敢一府也恃力者必多怨仁義一府也以仁義求名必多憂責僊音壯達生一府也達有生之理必僊然自高達智一府也達衆人之智見必每事而消詳之肖音消達命一府也在天者爲大在已者爲小達在天者則隨順之聽自然也達在已者則隨時所遭皆歸之命遭者猶有得

失委命之心隨則無容心矣此二者自有分別所言六府而未後命字細繹爲兩句此亦文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法也

乘驕驪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織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其子曰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

孩拊設案云孩笑撫愛之意也

疏云犧養也君王豫前三日養牛祭宗廟曰犧

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整粉夫驕稱者驕矜而有孩拊也莊子之意也緯織也蕭蘆草也與編蟲字同恃此而食以此為貴也取石銀之惡其珠而毀之也此意蓋喻人之求富貴者皆危道也皆欺君也其君覺悟則必遭誅戮奚微之有殘食無遺也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與前篇龜曳泥中意同莊子將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

為棺槨以日月為連璧星辰為珠璣萬物為齋送吾葬具豈不備邪何以加此弟子曰吾恐烏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烏鳶食在下為螻蟻食棄彼與此何其偏也此意蓋譏當世厚葬之人奪烏鳶而與螻蟻見之偏也此言雖過非真達理者未易易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以不徵徵其徵也不徵明者唯為之使神者徵之夫明之不勝神也久矣而愚者恃其所見入於

人其功外也不亦悲乎萬物之理本平我
平其平則其平者亦不平矣萬物之理一
一可驗我以不驗之心而驗之則其可驗
者亦不驗矣故曰以不平平其平也不平
以不徵徵其微也不徵徵驗也唯爲之使
者言其莫之爲而以爲或之使者則是
無心爲有心也明者之自累每如此至於
神則聽其自應驗而巳明之不勝神言人
之有爲不能勝無爲也愚者恃其私見而
入於人爲每求
功於外不亦悲乎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爲不可

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
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
有所成皆原於二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
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
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兆於變化謂
之聖人以仁爲恩以義爲理以禮爲行以
樂爲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爲分以
名爲表以操爲驗以誓爲決其數一二三

四_レ是也百官以此相齒_レ以事爲常以衣食
爲主蕃息蓄藏老弱孤寡爲意皆有以養
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
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
未度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
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先
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
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
不一天下多得二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
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枝也
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
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
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

孟子篇末云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爲其所欲焉以自爲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爲天下裂莊子於末篇序言今古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末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至於道術將爲天下裂分明是一箇冒頭既總序了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鄒魯之學乃鋪述於終序之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爲正也讀其終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云

莊子誅嘗譏夫子亦看得出○方術學術也人々皆以其學爲不可加言人々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時中之意言百家之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心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言神明之道何能而可見也聖王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二者造化也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取以天爲宗以德爲本以道爲門皆無爲自然也此於變化即原於二也聖人即天人至人神人也薰然慈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爲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爲表以操爲驗以稽爲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二三四言纖悉歷歷明備也相齒者大小上下有序也以事爲常者各

禮記王制云三年耕必有一
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
食
孟子梁惠王篇下鰥寡孤獨
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
者

有常職也以衣食為主者教民農桑也蓄
息蓄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類是也老弱
孤寡為意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是也
凡其分官列職為政為教皆是養民之理也
古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人能盡之也可
以配神明可以配天地醇和也有萬物和
天下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
未度猶言精粗本末也係相屬之意也謂
本末不相離也六通四闢言東西南北上
下用無不可也通也道之運小大精粗
皆道也故曰無乎不有看此數句其於道
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其
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在舊法世傳之史
書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鄒魯之士
稱紳先生此指聖門而言之也分明是說
孔子六經春秋道名分即名分兩字便有

懼亂臣賊子之意其數散於天下言鄒魯
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天下設教於中國
分爲百家亦時有稱道此事者但不能
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說春秋
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孔
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爲百家也天下
多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
以自好謂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
也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
能聽口不能嗅鼻不能味各隨其所能故
曰皆有所明以此譬喻百家衆技亦皆有
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盡周徧聖人
之道故爲一偏一曲之士而已天地之美
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理因是而分析
不益若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
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

容美道之在內者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寡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聖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爲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往迷而不知反必不可得而復食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見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幸也道術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爲天下裂此一句結得極有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苦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爲非

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汙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太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

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
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
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
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
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
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
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
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

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耒耜而九雜天下
之川腴無腴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
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
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跣躋爲服日夜
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
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方之墨者皆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
經而倍誦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

辨相訾以竒偶不忤之辭相應以巨子爲
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至今不
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
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胫脛無毛
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
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
不舍也才士也夫不後後世不教後世以
修也廢麗也不以禮樂度數爲彈
之飾爲麗也彈華也不以禮樂度數爲彈
華也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矯世

而欲天下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
用故曰備世之急言世人以衣食爲急故
至於紛爭以致亂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言古者學問之中亦有此理而墨翟禽
滑釐獨聞其說而喜之故曰聞其風而悅
之惟其喜之遂至於爲之太過言過甚也
循順也大循其說抑遏過甚故曰已之太
循已者抑遏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書中
之篇各言墨子既作爲非樂節用之書欲
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
其死也無殯斂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爲節
用汎愛兼利於人無所不愛也故以爭鬭
爲非以不怒爲道傳不異者尚同也推廣
其說以爲傳而主於尚同也雖傳不異而
其教不與先王同自黃帝以來至於武王
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古昔以來

自貴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亦欲毀之以三寸之棺爲式而不用槨節用也以此教人太儉苦矣故曰悲不受人言非所以愛人之道也不愛已者言自謬也末敗者言墨子之道要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以歌爲非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爲非人情故曰其果類乎類近也言如斯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也勤苦其死也薄葬太儉言太朴也其行難爲者言所行之行他人難做也反天下之心不近人情也天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任亦堪也雖一人獨能堪忍如天士不能何既離於人心則非可以爲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大川也支川禹跡鑿而爲之也橐盛王器也枹掘土之具也九音鳩鳩

其功而難治天下之川墨子之說謂禹太聖人且自勞如此而況他人乎政與殿同躋與僑同水曰履草曰僑服用也相里姓也勤名也亦學墨而爲師於世者其弟子皆五國諸侯之悅言從學者衆也皆獲已齒鄧陵子三人名也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書者而其謠怪尤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故自各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奇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辯之事也以觴偶不忤之辭相爲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猶言上足弟子也禪家謂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得法之大者以爲聖人而主之尸主也黃得爲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爲之後也後世猶曰子孫也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猶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美

意但所行太過當故曰意則是其行則非
相進者相尚也言傳墨子之道者相尚為
自苦之事欲以此治天下未見其治必先
能召亂也故曰亂之上也雖然墨子之煩
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心矣示之
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也雖
極其枯槁而為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
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楊墨此書
亦以楊墨兼言者數矣今以道術分論數
家而不及楊氏者意以其學不足比數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忤於眾
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
而止以此自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

陸方壺曰華山上下均平其
冠象之以自表其德

鉅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
自表接萬物以別者爲始語心之容命之
曰心之行以聊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
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聞禁攻寢兵救
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
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
強見也不累於俗去世俗之累也不飾於
物不以外物自奉也不忤於眾不
懈人情也以入人得其生爲願視人猶我
皆願其足以自養而已以此爲心而暴白

於天下此宋鉞尹文之學也華山冠名也
 別者即在宥也隨分而自處為別寬閑而
 自安焉宥者始本也接萬物以此意接人
 也心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人
 而名之曰心之行心者心之用也今釋氏
 所謂大用現前是也以和聊之意而合人
 之歡以此調一四海欲尊置宋鉞尹文二
 人以為其教主謂民好戰也為受侮不展
 之說以救之謂時世好戰爭也為禁攻寢
 兵之說以救之謂時世好戰也為禁攻寢
 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而彼自強聒不舍
 言誇說不已也上下皆見厭而強以此自
 見必當時有此諺語故以
 此一句句續之而曰故曰也 雖然其為人太
 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

史記列傳二十六豫讓為智
 伯欲殺晉欲刺趙襄子漆身
 為癩吞炭為暗其友見之沈
 曰以子之才事襄王襄王近
 幸子乃為此欲殺襄王易邪豫
 讓曰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
 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
 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

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曰
 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
 哉其為人之意太多其所為太自苦其為
 之先生以此五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
 飢言其師弟皆忍飢以立教而謂我不忘
 天下日夜不止蓋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為
 久活之道哉但以此矯夫托名救世而自
 利之人故曰圖傲乎救世之士哉圖諫也
 傲矯之也亦猶豫讓曰吾之為此極難所
 以愧天下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此
 意李翰林有獨酌寄韋六詩曰念君風塵
 遊傲余余自哂 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
 便是此傲字

假天下後世之爲入臣僕一
以事其君者也
李白全集十三上獨酌
六詩傾室事幽酌顧影還獨
盡念君風塵游傲爾令自恣

假物以爲無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
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澹爲內其小
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別有矣言不道有公我之辨也不以爲
物者事々皆自爲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
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爲亦
不如已之故曰明之不如已也其學之太
意則欲人於外無攻戰之爭於內無情欲
之滲寡澹減削情欲也其學之大小精粗
雖不同而其所行之大意
僅如是而已適由僅也
公而不黨易而
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

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
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齊萬物以爲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
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太道能包之而不
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皆有所不可故
曰選則不偏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
故慎到棄智去已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
以爲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

者也誤

音奚又音侯

髀

戶寡反

無往而笑天下之

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太聖推

直追

反拍

直百反

輓

直管反

斷

丁管反

與物宛轉舍是

與非苟可以免不師智慮不知前後魏

魚威

反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

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

音遂

全而無非

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

無建已之患無用智之累動靜不離於理

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

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相與笑之

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

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

非而已矣其風竅

况遍反又

然惡可而言

常及人不聚觀而不免於魢

音元

斷其所謂

道非道而所言之騷不免於非彭蒙田駢

音騷

不免於非彭蒙田駢

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亦無私也易坦夷也決去私意而無所偏
主趣物者言萬物之理趣也不兩者一也
不顧於慮不謀於智無言度也於物無擇
無所決擇眼界平也與之俱往順自然而
行也彭蒙田駢慎到皆齊之隱士其說以
為天地亦萬物之一者謂之物則皆齊同
而其為首者則無為之道也天能覆不能
載地能載不能覆言有所偏也大道一家
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為一而無所分辯此
在當時有一種辯說之學自有此語皆有
所可有所不可者言各有一偏也若就萬
物之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偏以此為
教則不能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
故曰道則無遺者矣選擇則有不可也

太崩漸瀾也
文粹云冷清冷之意太泚滌滌
之意冷於物猶言遇事脫

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無為也泚泚脫洒
也泚然而踈汰於物無拘礙也以焉道理
者以物之無碍為至理也其說曰若以知
與不知為分別將迫於知而近於自傷矣
薄迫鄰近也誤釋不正不定之貌無任不
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彼既不事
之故笑天下之尚賢為聖之學必尚操行
彼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為非
推拍輓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略
無圭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
俗之累為意不以知慮為師無思慮也不
知前後不思筭也魏音魏今然者几然不
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而後往迫之
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還羽旋
磨石之隨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隨轉
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

名義集頭陀此云抖擻亦云
修治○抖擻煩惱故也
天子經云頭陀者抖擻貪欲
嗔恚愚癡三界內外六入若
不取不捨不修不著我說彼
人若為杜多今訛稱頭陀○
抖擻起物舉也
竄翼注音間文粹或旭二音
扁海虎獲反呼臭反逆風聲

自然而不為過其故不得罪於世人其學
如此者何也蓋曰物惟無知則無是已之
患亦無容心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
不求知於人欲終身而無譽唯其無譽所
以無咎故曰未嘗有罪也無知之物木石
瓦礫之類是也建已足已而自止也故其
說曰人之處世何用聖賢之名但能若土
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失於道故曰塊不
失道看此等說諸便似今之深山窮谷頭
陀修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為猶死人也
適得怪焉者言彭蒙之徒以此見評於世
也得不教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
住教之而後能也彭蒙亦直所師其師之
言曰古之有道者不以無是非為主寂然
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風之寂然無所
容心雖言而何所容言故曰惡可而言其

見常與世人相反不能聚合倫類而觀故
為一偏之說不免於強求無圭角而已既
斷無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者
非道也故不免於世人之非笑遽與偉同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句也
樂乎者以大槩觀之亦皆有闕於斯道但
不得其正耳此等
結句看他文筆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

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
有在於是若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建
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
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已無

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
響易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
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
其雌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
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歸然而有
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
皆求福已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

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
於物不削於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平古
之博大真人哉

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
為不足者言藏富天下也
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關尹師於老聃教
此言先弟而後師一時筆決之語耳以無
物為宗以太極之始為主建亦主也濡弱
謙下即吾柔長存之意為表者言其應世
接物愚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物物皆全
矣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今實理也
樂軒所謂一物都無萬物全是也在此已
無居者無私主也形物自著者隨物之形
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靜空谷之響應
皆無心也物若若亡者恍惚之中若有物

而又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其清之名也
也以同於物者為和以無所得為得真得
則失矣未嘗先入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
得已而後起也知其白守其黑言自高而不
於不能也知其白守其黑言自高而不為
高也溪谷在下而能容物為溪為谷為容
乃大之意也人皆取先已獨取後即未嘗
先入而常隨人也受天下之垢知白守辱
也不以實為虛以虛為實故曰人皆取實
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為不
足也惟其以虛為實故雖無藏而歸然常
有餘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徐安也不
費無所損也人皆以巧為巧而我以無為
為巧故笑之入皆以福為福而我以無禍
為福曲全者致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
咎者福莫長於無禍也以深為根言其本

說苑云常樞張口示老子曰
古存乎曰存豈非以其軟邪
齒亡乎曰亡豈非以其剛邪
縱曰天下事盡矣

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為紀言以至簡至
約為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堅者銳者
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能容
萬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創於
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極者言此天下
至極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尊之之辭也
寂漠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
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
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
其風而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
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辭見也

天下爲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爲曼衍以重言爲真以寓言爲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環瑋而連行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爲友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

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謁其來不說芒乎昧乎未之盡者寂寞無形無物也

也死與生與不知生死也據此一句卽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何之何適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以歸宿也謬悠虛遠也荒唐曠大無極也無端崖無首無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其說放縱而無所偏黨也倘則儻也不以儻見者其所見不主一端也竊奇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可事也曼衍無窮也爲真者言借重於古先欲人以爲真實也爲廣者寄寓爲言廣大

不拘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者
爲友也不傲倪萬物者不以此傲倪於世
也莊子之意正傲倪於斯世而乃爲此反
說不譴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是無非
而後可與世俗居處也壞璋高壯也連和
和同混融之意無傷無譏於人也參差或
彼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詖詭滑稽詭
譎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謂其
言雖怪誕而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
讀得莊子彼其充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
之中皆道理充塞乎其間亦世間所不可
無之書也本卽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非
弘大深闊調適之道也闢開廣也肆縱放
也上達者可以上達天理也其言雖皆無
爲自然而用之於世則應於教化而解釋
物理謂可以化俗而明理也其理不竭者

文粹云多方不成一家也

言用之不盡也不說者謂其言自道而來
不說離於道也若乎昧乎言其書之深遠
也昧之盡者言其言中所得非言語所可
盡也○自冒頭而下分別五者之說而自
處其末繼於老子之後明言其學出於老
子也前二段著三箇雖然皆斷說其學之
是非獨老子無之至此又著雖然兩字謂
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其文字轉換處
筆力最高不可不看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
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無外
謂之太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
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

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宋尹彭田慎到之徒猶爲見道之偏者若惠子則主於好辨而已故不選道術闢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所著書以五車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未正其言亦不當故以舛駁不中譏之歷物之意言歷歷攷其所談事物之意至大無外太虛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說同但謂之大一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則無太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大小便是同中之異異中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也

陸方壺曰人皆知南方之無窮而不知既謂之方則必有形會有涯際今日適越者啓行雖在今日而昔者已有適越之志若以神用而不以形用是不謂今日適越而皆至乎

言千里之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爲卑矣故曰天與地卑山高於澤而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睨側視也曰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有大有小是爲小同異全萬物而爲同異則爲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爲大則無同無異矣

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爲太觀於天

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蓋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比之三方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適越而昔來言足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來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為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為環者必各自為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北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彼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為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中之一物何以為大小即一體也大觀者言以此為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辨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其說

浸廣故又有卵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有毛以下之論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踉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園

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
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
施曰以其知與入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
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
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知有毛
之在知雖未可見而雀之為雀雞之為雞
毛各不同譬如雞為鴨伏知出於知者為
鴨毛而不知為雞毛則是知有毛矣雞本
足必有運而行之者也是為三矣野有
下言楚都於郢而自為王亦與得天下
矣犬可以為羊謂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

古今註入火不焚毛長丈許
可為布是謂火鼠以此毛織
者謂火浣布

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犬為羊則今人亦
以為羊矣謂羊為犬則今人亦以為犬矣
馬有知者胎生雖異於知生而胎知之名
實人為之若謂胎為卵亦可即犬羊之意
下子蝦蟇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
無尾而其始也實科斗化成科斗既有尾
則謂丁子為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
之况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
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
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為輪纔
著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輾地亦可目見
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
是其至者目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長
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為龜矣既謂
之龜則其長合止如此謂之長於蛇亦可
矩即方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

扁云柄木端所以入鑿宋王
九辨圓鑿而方柄楚辭曰不
重鑿而正柄

謂之方既謂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柄雖
在鑿之中而柄之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
不圓亦可言圓之不往也鳥既飛則影隨
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謂影之動矢
鏃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其射侯
也則謂之行離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則
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
則不可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謂之狗
矣故曰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以
二體與色並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
牛皆體也二色附於體而見則為三矣白
狗黑黑白之名非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
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母名之以孤則非
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母也下尺之
捶折而為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用彼五
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皆

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
身強辯而不可已即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
飾人之心者惑人之心也易人之意者變
亂人之心也一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入
終不心服此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自知也
故曰圓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者謂愈
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也獨與其
徒為人所怪訝而已其本領不過如此故
曰此其抵也抵本也自恃其口談之才以
為其壯與天地同所在雖自以為雄高而
實無南方有畸人焉曰黃綵問天地所以
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
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

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入為實而欲
以勝人為名是以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
於物其墜隕矣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
其猶一蚊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
夫充一尚可曰愈實道幾矣惠施不能以
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
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
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暗人者暗

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之人曰黃繚見
惠子而問天何可以不墜地何以不陷風雨
雷霆誰實為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容言
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
而對且徧為萬端之說萬物萬端也說既
多而猶以為少增益以怪誕之論但以反
異於人為其能欲以口舌勝人自為名譽
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適不相得也在內本
無所得故曰弱於德徒然強辯於外故曰
強於物陳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塗不明
自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
所能猶蚊虻然以此而為人物於世亦何
用乎故曰何庸充足也若但以一人之私
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
殆矣愈勝也幾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
也散於萬物者謂散求萬物之理以遷就

艾軒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
龜山林亦之字學可福清人
樂軒陳藻字元紫福清人

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知道而僅以辯
得名卒終也惠施亦為有才者但放蕩而
無所得逐逐於外物而不知反是可惜也駢
放也響出於聲聲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
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也影末也欲息其
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
本之喻也○此篇莊子之終也却以惠子
結末雖以其不預聞道之列亦以辯者之
言同皆以無為有而其語亦自奇特故以
實之篇末蓋著書雖與作文異亦自有體
製起頭結尾皆是其用意處如春秋之絕
筆獲麟如中庸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
書內篇之渾沌七竅皆是一箇體製不可
不知也諸家經解言文法者理或未通精
於理者於文或略所以讀得不得精神解得
無滋味獨艾軒先生道既高而文尤精妙
所以六經之說特出千古所恨龜山林樂軒
之後其學既不傳今人無有知之者矣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十終

矣

莊子後序

南華一書今古之奇筆也然尊之者或流於
清虛譏之者或疑其怪誕雖文字之妙不容
泯沒而箋傳不明為書之累久矣余少侍
樂軒陳先生聞其緒餘之論頗知好之而未
能盡通其章句其後與竹溪共遊兩學時取
而共讀之喜其剖析之明而離合不常所聞
無幾然而好之益甚矣既成進士南歸閑居
之日久遂得究力於諸經其於此書也愈讀
愈好而愈疑之蓋此書之所以難通者字義
多異於吾書言論或違於先聖旨趣之不可

扁三石之怪水之怪謂之田

象

三江錢塘江松江浦陽江也
先河徒駭太史馬煩夏金胡
蘇簡策鉤盤其草津

扁云據毀也鬼谷子有擇闢
篇

詰如憑虛捕象罔而赤手搏蛟螭會歸之不
可定如窮三江而昧支流溯九河而迷故道
每一開卷未嘗不躍然以喜亦未嘗不惕然
以惑戊午訪竹溪於溪上因語而及溪忽謂
我曰余嘗欲爲南華老仙洗去郭向之陋而
逐食轉移未有閉戶著書之日憂患廢退以
來遂以此紆憂而娛老今書幸成矣余喜而
就求之歸而函讀之則見其條分而縷析支
斷而節解章無虛句句無虛字縱橫捭闔鼓
舞變化若無津涯而字々句句々各有著落恍
然如醒得醒如繫得釋然後知其自立於一

扁竭來事來也竭發諸辭
前漢書賈誼傳大臣特以簿
書不報
唐蘇過傳詔書填委
填滿也加也委任也

家而不可拘以字義雖縱懷於幽眇而不遺
於世事非不知至賢之可尊而恥於尚同非
不知詭譎之爲過而主於抗俗今人古人信
誦雖異要皆徒窺其藩而未達其奧也竭來
試邑雖簿書填委日力窘束而清旦之初吏
圍未合必張燈諷誦之或竟一篇或終一卷
手舞足蹈如見其人於是作而言曰南華之
書斯世所不可無竹溪之解亦南華所不可
無者也蓋竹溪之學得於樂軒樂軒得之緬
山緬山得之老艾歷三世之傳而無旁出者
竹溪既盡其師之傳又蒐獵釋老諸書於六

唐史德宗時二月朔爲中和節

經子史之外故能究此老之隱微盡此老之機解使南華而可作必以竹溪爲知我者也讀此書者今可以無憾矣吾邑雖陋以其好之篤又欲廣其傳縮節裘鉉幸而集事因識其所以好所以得所以喜者如此竹溪林氏名希逸字肅翁嘗爲文字官矣今以寶謨直主王局觀庸齋其書室也其諸文頗似莊子此書以口義名者謂其不爲文雜俚俗而在述之也景定改元中和節

宣教郎知邵武軍建寧縣林

經德序

莊子雄豪宏肆以神行萬物之上以心遊宇宙之表至樂極詣古無斯人其言辭蕩泊變化凌薄日月疏決雲河妙密流動鱗麗羽爛天昭海溟左纏而不壞遷雄而不肆又文之傑立宇宙者也庸翁著此書解若江海之侵膏澤之潤情其情而思其思夢其夢而覺其覺故能言其言而指其指聲昔笑貌身親出之而人親覲之然則是詎可以幸取力哉庸翁學精識絕淵源深而練習熟其悟發之境戛摩之地高曠則無有與櫻靜深而頽然上達吾觀庸翁歸然抱負體用於天地

之間充足明偉有以自伸其稱鯨鵬耶而又九
侵於其書如彼則其言非庸翁孰能得之
哉今庸翁所著卓然起莊子於朽骨發千
古之寶藏庸翁亦博犬弘偉豪傑鉅儒哉
余始讀之輒書奇遇於編末以傳子孫非敢
云能知庸翁之是書也

景定辛酉十一月己巳三衢徐霖景 說跋

新添莊子十論

教授李士表述

莊周夢蝶

萬物同根是非一氣奚物而爲周奚物而爲
蝶認周以爲非蝶是未能忘我也執蝶以爲
非周是未能忘物也物我對代萬態紛糾謂
彼不齊皆妄情爾不知物自無物雖蝶亦非
我自無我雖周亦幻况容有分也初々然而
夢爲蝶卽蝶無周遽遽然而覺爲周卽周無
蝶此見之所獨而物之所齊也大攬一身而
私膠萬化而執以形開之覺而爲事之實以

塊交之寐而爲夢之虛不知一夕之覺夢一形之開闢是也一形之開闢一性之往來是也一化爲物戚然而惡一復爲人欣然而樂物固奚足惡人固奚足樂此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爾一範其形竊然而私之妄也必有大覺而後知大夢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夢不知覺故不以夢爲妄覺不知夢故不以覺爲真周不知蝶故不以蝶爲非蝶不知周故不以周爲是靈源湛寂觸處皆如變化代興隨遇無擇而吾心未始有知焉故是篇立喪我之子綦以開齊物之端寓夢蝶之莊周以卒齊物之意

噫舉世皆寐天下一夢也櫟社之木以夢告人元君之龜以夢求免尹氏之役夫以夢而樂鄭人之得鹿以夢而訟華胥以夢遊帝之所以夢至隨其所遇而安之者知其幻而非真也何獨於此不然彼致道者疏以通其礙靜以集其虛誠以生其神寂以及其照將視世間得失是非貴賤成敗生死真夢幻爾奚獨於周與蝶而疑之古之真人其寐不夢其覺無憂吾嘗因是說而知周非特爲寓言

庖丁解牛

卽無物而自虛者履萬化而常通執有物之

爲實者應一塗而亦泥然物本無物其體自
離道無不通安所用解而謂之解牛者離物
冥心而未嘗見牛乘虛順理而未嘗游刃解
牛於無解爾目以刀則十九年歷陰陽之數
不爲不久以解則數千牛應世變之故不爲
不多疑若弊矣而刁刁若發於新硎者蓋執
迹則瞬息已遷操本則亘古不去妙湛之體
在動而非搖虛明之用入塵而非垢意者一
身已幻孰爲能奏之刁萬物皆妄孰爲可解
之牛有刁則能存有牛則所立物我既融能
所斯泯浮遊萬物之祖其虛莫之礙也故能

未嘗批而太卻自離未嘗導而太歛自釋未
嘗爭而固然者自因未嘗有而技經肯綮之
自且况大軋乎以是奏刁騖然而無應物之
勞動刁甚微而無競物之心釋刁而對無留
物之累提刀而立無逐物而逃其用之終又
將善刁而藏之復歸於無用矣此刁之所以
未嘗傷也雖然至道無在而在妙用非應而
應在手應觸而觸不知手在肩應倚而倚不
知肩在足應履而履不知足在膝應踣而踣
不知膝天機自張而各自不知人用無擇而
咸其自爾此其刁所以恢々乎有餘地矣一

將有見牛之心則有解牛之累而衛生之經亦已傷矣此良庖以其割故歲更刀族庖以其折故月更刀也是刀也非古非今時不能攝非長非短數不能圍非新非古化不能移非厚非薄質不能定本然之剛不鍛而堅湛然之用不淬而明此庖丁用之如土委地而族庖每見其難爲也以道冥之在解無解非礙則解亦不知在礙無礙非解則礙亦不立以庖丁不視族庖解者解其礙也以族庖而視庖丁礙者礙其解也解礙俱遺虛而已矣切原周之意托庖丁以寓養生之主次養生

於齊物逍遙之後夫何故物物皆適囿於形體之累者不能逍遙物物皆一列於大小之見者不能齊物以是賓賓然與物靡刃於膠擾之地其生鮮不傷矣惟內無我者故能逍遙於自得之場惟外無物者故能齊物於至一之域夫然體是道而遊於萬物之間彼且烏乎礙哉故莊周以是起解牛之喻而文惠以是達養生焉

藏舟山於壑澤

自物之無而觀之眞常湛寂亘古而不去自物之有而觀之大化密移交臂而已夫達此

者卽其流動之境了乎不遷之宗夫然游塵
可以含大虛秋毫可以納天地寄萬化於不
化之自直使負之而走將安之乎昧此者攬
其有涯之生託乎必遯之地夫然停燈者前
燭非後燭比形者今吾非故吾雖使執之而
留皆自冥今中去矣此莊周所以有藏舟山
於壑澤之喻夫壑與澤虛明之所以况造物
之無心舟與山動止之物以况囿形之有體
道一而已矣一固無方壑之與澤爲有方矣
一固無體舟之與山爲有體矣夫一墮於動
止而游於有方囿於有體則一者自此對矣

有盛而衰爲之對有新而故爲之對有生而
死爲之對一則無配故獨往獨來而無古無
今對則有耦故相形相傾而隨起隨滅是故
以火藏火一也藏之以水則滅以水藏水一也
藏之以土則湮又况以舟山且有體矣壑澤
且有方矣摯而藏之且有心矣彼造物者之
未始有物者所以夜半得以負之而走也雖
然不物者乃能物物不化者乃能化化若驟
若馳日徂於一息不留之間化故無常也我
知之矣此特造物者愚群動而有心者所以
亡存亡也是心存則物存是心亡則物亡方

且藏之壑澤心之所見自以爲固矣不知此
纖毫未嘗立娥而失之夜半心之所見自以
爲去矣不知此纖毫未嘗動惟知夫大定持
之者故能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夫物
之所不得遯而皆存之處乃萬物之所係一
化之所待古之人藏天下於天下者以此夫
天下者萬物之所一也人者又萬物之一耳
誠得其一之全故知萬物之未始有極者動
無非我則天老終始皆所欲之而無所惡也
與夫一犯人形而喜之者其樂可勝計耶古
之人嘗言之矣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是樂也昧者終日用之而不知且宅
爾陳人爾與物周流於造化之逆旅爾安得
莊周藏天下於天下而論之

顏子坐忘

心非汝有孰有之哉是諸緣積習而假名耳
身非汝有孰有之哉是百骸和合而幻生耳
知心無心而萬物皆吾心則聰明烏用黜知
身無身而萬象皆吾身則支體烏用墮況於
仁義乎況於禮樂乎若然動靜語默無非妙
處縱橫逆順無非天遊孰知其爲忘也耶不
然厭擾而趨寂懼有以樂無以是爲忘則聚

堦積塵皆可謂之忘矣夫回幾於聖人而未盡過於衆人而有餘順一化之自虛了乎我物者聖人也隨衆境而俱逝係乎有物者衆人也了乎無物則無往而非忘係乎有物則無時而能妄此回所以坐忘乎反萬物流轉之境冥一性不遷之宗靜觀世間則仁義禮樂舉皆妄名寂然靈源則支體聰明舉皆幻識忘物無物則妄名自離忘我無我則幻識自盡然仁義禮樂名不自名妄者執以爲名支體聰明識不自識幻者認以爲識知身本於無有則支體將自墮必期於墮之者未離

於身見也知心本於不生則聰明將自黜必期於黜之者未離於心見也且支體聰明之尚無則仁義禮樂之安有向也作德於肝肅之上而物物皆知今也無知向也役心於眉睫之間而物物皆見今也無見茲乃其坐忘乎然既已謂之忘仲尼不容於有問顏回不容於有應亦安知一毫之益亦安知一毫之損亦安知仁義禮樂之忘爲未亦安知支體聰明之墮黜爲至已乎夫卽妙而觀墜者之忘車沒者之忘水人之忘道術魚之忘江湖亦忘也卽簞而觀得者之忘形利者之忘真

怒臂者之忘車轍攫金者之忘市人亦忘也
將以彼是而此非乎道無是非將以彼真而
此僞乎道無真僞顏氏之子皆塵而反妙損
實而集虛者爾吾知其忘猶未忘也使進此
道不忘亦忘孔子所以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也又奚貴忘

季咸相壺子

神之妙物者未嘗顯妙物之受妙者未嘗知
妙是之謂神彼巫則巫神之言以死生存亡
禍福壽夭以告人者其驗雖歲月旬日之可
期似妙而非妙特若神矣既已謂之神巫而

又曰季咸者以寓物之妙而有感者也且感則
有感而感則有心方且以我之有心而感人之
心以我之有見而見人之見故死生存亡禍福
壽夭者妄名起矣名既已妄又妄見之見既愈
妄又妄言之世之滯於相不能冥妄者又妄妄
受之直以是爲真故棄而走也雖列子猶見之
而心醉以其未能剗心也以其道之至於壺子
未能絕學也故使人得而相汝夫壺者以空
虛不毀爲體以淵深不測爲用子則出道之
母以應世者故能託無相於有相之間季咸
則有心感者故每入而皆曰見壺子則無心

而應者故每至皆曰示彼無心者露形於無形之表彼安得而相之超數於無數之先彼安得而知之季咸方且累於形數而未離見見之處直以謂死生在是而莫之逃也故始也示之以地文則嘆之以其死次也示之以天壤則幸之以其生不知死本無死心滅則死生本無生心生則生形之生死心之起滅也心之起滅見之有無也至人未始有心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與陰同德彼亦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地文而文者物之所自雜也與陽同波彼不得而見也必示之以

天壤而壤者物之所自生也示之以太冲遂以爲不齊焉地文則陰勝陽天壤則陽勝陰冲則陰陽之中莫勝則天地之平也萬法一致本無高下彼見不齊爾然三者皆謂之機意其動之微而見之先故得而見之也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則示出於無所示矣彼以實投我而此虛彼以有受我而此無彼之起心役見爲有盡此之謂離人藏天爲無盡以有盡相無盡殆已此季咸所以望之而走追之而滅也雖然壺子之告列子且曰是見吾杜德機又曰殆見吾善者機又曰是見吾衡氣

機皆曰吾者猶且立我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雖吾亦喪之示之者其誰耶相之者其誰耶所以故逃也壺子之心太虛矣太虛之體空明妙湛總持萬有飾之以榮華而不留揮之以兵刃而不傷沃之以水而不濡燎之以火而不焚一以是故爾壺子之心吊之以死受之而不惡慶之以生受之而不悅名之不齊受之而不爭彼率自失而滅亦不以爲勝而得亦以是虛爾莊周方論應帝王而言此者夫帝王應世惟寂然不動故能感而遂通惟退藏於密故能吉凶司患一將出其宗弊弊然以天下爲吾恐役於萬物而非所以役萬物使人得而相可乎此古之應帝王者所以蕩蕩乎民無能名也

象罔得元珠

赤水之北源含陽而不流崑崙之丘體安靜而不撓以况性之自本者南望則交物而起見還歸則涉動而旋復以况性之反本者性天一開塵境並起旣湛人僞遂迷大道元珠其遺乎然性之可以因人而知使之者又其誰耶性不可以有心而知索之者又其誰耶使之非集虛也索之非默契也是三子者智

窮乎所欲知目竭乎所欲見口費乎所欲言而道終不得夫何故游塵聚塊妙道皆存瓦礫糠粃至真咸在近不聞於眉睫遠不離於象先流出乎方寸之境縱橫乎日用之際追之則冥山在前而愈遠問之則大隗非遙而盡迷以其索之故不得也且性本無知而知非知也性本無見而見非見也性本無言而言非言也卽知是性以知索知反爲知迷卽見是性以見索見反爲見礙卽言是性以言索言反爲言縛謂之象似有而非有也謂之罔似無而非無也去智而迷者靈去見而礙

者徹去言而緒者解此象罔所以獨得之也方其探入道之本則聖如黃帝有望乃遺愚如象罔無心乃得及其冥大道之原則一性無性在得非聖一真無真在失非凡向也遺之黃帝亦無一毫之虧今也得之象罔亦無一毫之得亘古亘今而獨露真常大惑大靈而咸爲覺性庸詎知三子之不得爲非而象罔之得爲是也故雖黃帝將異之

莊周游濠梁

物之所同者同乎一一之所同者同乎道道之所致無所從來生者自生而生本無生形

者自形而形本無形凡流布於對象聲色之間者無不具此道我於物奚擇焉一性之分充足無餘一天之遊逍遙無累物與我咸有焉雖契我物之如者於此蓋有不期知而知其妙冥契其理默會神者受之有不能逃於其先者此莊子所以知魚樂於濠梁之上也夫出而揚游而泳無濡沫之涸無網罟之患從容乎一水之中者將以是爲魚之樂乎以是爲樂齊諧且知之矣又奚待於周而後知蓋魚之所樂在道而不在水周之所知在樂而不在魚惟魚忘於水故其樂全惟周忘於

魚故其知一至樂無樂魚不知樂而樂真知無知周不期知而知然莊周以是契之於無物之表蓋將無言惠子嘗交於莫逆之際蓋將無問莊周於此非不能然惠子於此非不能悟以謂非問則周之言無所託非言則道之妙無所見直將祛天下後世離我與物爲兩者之弊爾將物自有其物則周固非魚矣是安知魚之爲樂也耶將我自有其我則魚固非周矣是安知我之不知魚之樂也耶知與不知皆道之末此周故以請循其本也其本末皆不如昔人嘗言之矣眼如耳耳如鼻

鼻如口口無不同在我者蓋如也視生如死
視周如魚視人如豕視我如人在物者蓋如
也如則物物皆至游無非妙處奚獨濠梁之
上也哉如則物物皆真樂無非天和奚獨儵
魚之樂哉吾知夫周與魚未始有分也然則
秋水之作始之以河伯海若相矜於小大之
域次之以夔蜎蛇風相憐於有無之地又安知
物之所以一則樂之所以全故周託儵魚之
樂以卒其意而至樂之說因是而作也古之
明乎至樂無有者常見於其言矣曰奚樂奚惡
醉者墜車

執物以爲有所見者誠車矣認我以爲實所
知者誠墜矣知見立而乘墜分庸詎無傷耶
彼醉者之全酒知以之泯見以之冥乘不知
有車墜不知有地身不知有觸觸不知有傷
凝然無所分焉且暫寄其全於酒者猶足以
外死生而忘驚懼況性天之全未始離者乎
天下一車爾託而乘其上者內開智見之管
管外逐幻化之擾擾一將傾覆於諸妄之地
非直骨節之傷驚懼之入也一開其天萬態
俱入猶醒者之視車覆且得無傷乎雖然探
形之始則天地與我並生原數之先則萬物

與我爲一奚物而謂車奚物而謂人奚物而謂墜奚物而謂傷且心與物對則開天而人心與物冥則離人而天機械去而所循者天理也適莫融而所休者天均也行而無迹是謂天遊動而無眇是謂天機舉不足以憂之者天樂也舉不足以焚之者天和也以是相天無所助也以是事天無所役也夫是之謂全於天彼其視得失哀樂死生窮達猶醉者之墜車矣嘗原周之意以是說於人生之篇夫以謂有生者必盡有盡者必生知夫生本無生故曰內觀無身泛觀無物乃能一其性

而不二養其氣而不耗合其德而不離通乎物之所造而不爲一奚往而非天哉形全於天而形形者未嘗有耳全於天而聲聲者未嘗發目全於天而色色者未嘗顯口全於天而味味者未嘗呈夫是之謂全於天是篇旣托之以醉者之墜車矣又以之復讎者不折鎡錙又次之以忤心者不怨飄瓦此其故何也物自無物何心於有我自無我何心於物物我未始有分也故墜者不傷讎者不折飄者不怨一天之自虛爾然則以其對人故謂之天一性無性况有天乎以其對開故謂之藏

一天無天况有藏乎悟此然後契達生之妙趣
古之道術

昔之語道者以謂道烏乎在曰無乎不在期
之以在有耶古之人嘗言之矣在古無古在
今無今在陰非陰在陽非陽在遠不離眉睫
在近獨高象先在聚而流出萬有在散而收
歛一豪道果在有哉期之以在無耶古之人
嘗言之矣在天而天在地而地在谷滿谷在
坑滿坑有在螻蟻有在瓦礫道果在無哉無
不在無名謂之無而真無不無也有不在有
名謂之有而真有不有也而在在者有無不

可得而名焉昔之明在人之妙於天下者不
敢以形數擬不敢以畛域倪卽其且古今而
自成入散殊而皆一者強名之曰古人之大
體是猶萬水普見一月之所攝也萬竅怒號
一風之所鼓也萬象森羅一氣之所積也萬
物紛錯一道之所原也神明得之而降出帝
王得之而生成天人得之而不離於宗神人
得之而不雜於精至人得之而不離於真聖
人以是而變化君子以是而慈仁以是爲法
名操簪之數以是爲詩書禮樂之文古人卽
之以爲道術者非累於心也故不可以爲之

心術非鑿於智也故不可謂之智術非機也
故不可謂之機術非技也故不可謂之技術
此術也而謂之道其該徧者乎惜夫大全裂
於道德之一散百家諸子隨所見而自滯以
爲道術有在是也其生不歌其死不哭而墨
翟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爲人太多爲己太寡
而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誤課無任而笑
上賢縱脫無行而非大聖蒙駢慎到聞其風
而悅之以謙下爲表以空虛爲己關尹老聞
風而悅之是數子者或以獨任不堪而滯道
或以強聒不舍而滯道或以死生之說而滯

道或以博大之域而滯道討其術之在道中
猶壘空之在大澤也猶稊米之在太倉也猶
小石之在大山也猶毫末之在馬體也自其
所見則殊而自其所造之道觀之則不知其
殊也此何故一石之微與泰山均於成體一
米之細與泰山均於成數一礪與大澤共虛
一毫與馬體皆備此百家雖裂道於多方而
大體未始有離也嗚呼泯百家無大全離大
全無百家非百家則不見大全非大全則百
家不立其原一也終日大全而不知大全者
百姓也欲至大全而未極大全者賢人也已

極大全而泯迹大全者聖人也故堯舜之相授授此者也禹湯之相傳傳此者也周公之仰思思此者也仲尼之潛心潛此者也孟子之養浩養此者也伊尹先覺覺此者也莊周之書卒於是篇深原大道之本力排百家之敝而終以繆悠之說無津涯之辭自列於數子之末深抵其著書之迹以望天下後世孰謂周蔽於天而爲一曲之士

宋華子病忘

宋者火所次而明陽者性常浮而動里則處而非與華則浮而離根子則又其嬰孩之時

也中年則湛人僞之已深病忘則還性天之斬復而謂之病者是世俗之病非迷罔之疾也故動而開天所以生智慧靜而藏天所以全淵默德有心則作德於物物之知心有眼則役心於物物之見知見立則方寸擾矣本然之忘恬不爲迷妄情之息反以爲病安知夫古人語致道者必貴忘心乎夫人相忘於道術真也魚相忘於江湖性也有足則履非直忘足則履適矣有腰則帶非真忘腰則帶適矣隨煙而上下者忘火也操舟而若神者忘水也醉者墜而不傷忘車也兀者喪而不

見忘足也彼忘者若是其真也宋子之病幾其真者歟真則致一矣夫朝取而夕忘一於朝也夕與而朝忘一於夕也在塗則忘行一於塗也在室則忘坐一於室也今不識昔一於今也後不識今一於後也忘取與是忘物也忘行坐是忘所也卒也後先之不識非獨忘也且獨奈何以此而謂之病也耶既已謂之病則宜有受之者忘則又其受之者誰乎不知未嘗問且闔室而毒之毒弗已又從卜之不知此非吉凶之所能知也卜之不已又從而禱之不知此非鬼神之所能窺也禱之

不已又從而醫之不知此非陰陽之所能宥也三者無所用其術儒者又攝其後而唱之欲求治魯者文物之地儒者仁義之術大全自此折也然後自無疑則卦卜奚占彼自無愆則祈請奚禱彼自無疾則藥石奚攻欲愈其忘誠化其心使心有知試變其慮使知有以露之使知寒饑之使知飢幽之使知明心非一而爲物耦矣其寒而知求衣其飢而知求食其幽而知求明見非獨而心有對矣鑿之七日混沌之七竅遂開除之一日世間萬態俱起大怒而黜妻子知其有親於我而責

之深也操戈而逐儒生知其有求於我而憾之切也十九年之境傾生須臾之忘安得是故存亡也得失也哀樂也好惡也向也各各不知今也營營不已蓋無心則忘有心則恐是八者安知足以累心乎子貢問於孔子而怪之以其溺於博學之辨也子貢顧謂顏回而記之以其造於坐忘之虛也然華子病忘非誠忘也當其忘則釋然而忘及其悟也則怫然而怒是將以擾今者爲妄耶默今者爲真耶恃不知忘時擾今之境日存悟時默默之妙非遠夫何恐之有嗚呼心本無心因物

有心故心亡爲忘智本無智因知則智故智徹爲徹德徹則不知忘之爲忘而忘亦忘矣古之人貴夫坐忘而遺照

新添莊子十論卷終

寬文五_乙歲孟秋吉祥日

風月庄左衛門開板

